

DUKU

读  
库

1401

DUKU

读  
库

1401

主编 张立宪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库. 1401/张立宪主编.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14.1

ISBN 978-7-5133-1382-7

I. ①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17.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07708号

## 读库1401

---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谢刚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010-88310888

传真: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经销电话:010-80897213

官方网站:www.duku.cn

邮购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

---

印刷: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645mm×925mm 1/16

印张:20

版次:2014年1月第一版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133-1382-7

定价:30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DUKU1401 · 目录 ·

1-45	祖父的新屋	法殷洁
46-130	刘祥武相亲记	马宏杰
131-165	社会新闻内部版	阿狐哥哥
166-175	古巴行记	何塞·曼努埃尔·普雷托
176-295	塔窟东来	王南
296-317	舌染红尘	荆方

# 祖父的新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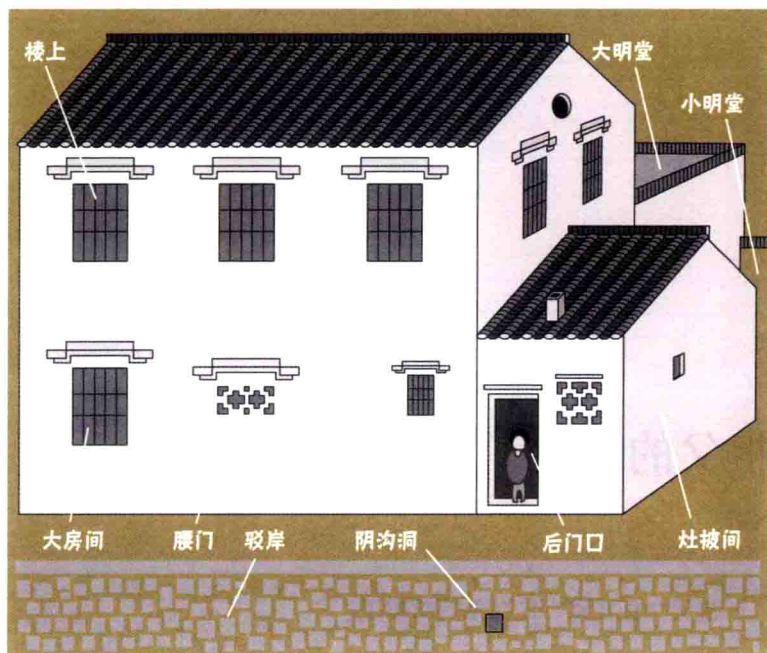
法股洁

祖父一直在家，住在他的新屋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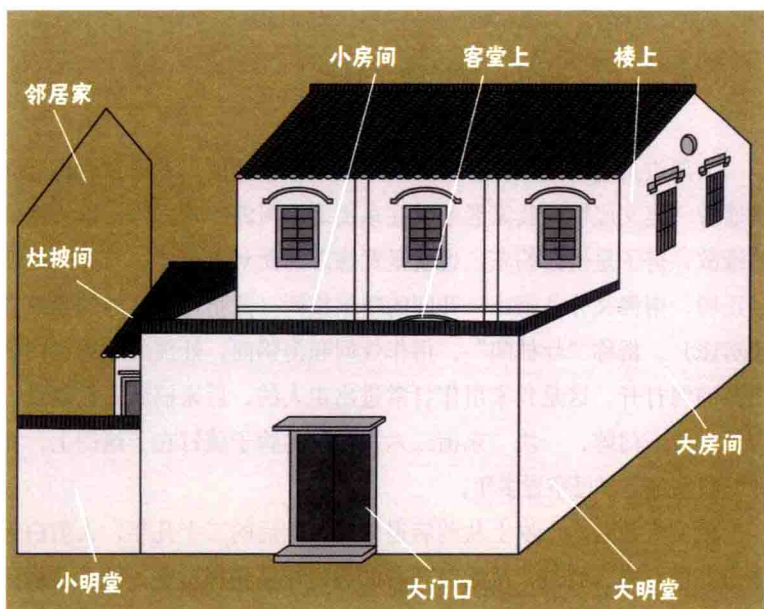
## 后门堂

太湖边上的雪堰桥镇，南北贯穿着一条雅浦河，东街和西街之间贯通着一座文成桥，我家老宅就在东街北沿河的二六六号。因为依河的缘故，房子是坐西朝东，也就是背靠着河面对着东向。三开间的两层正屋，南侧又分外砌出一开间的单层披间（意指正屋之外的紧靠搭建房屋），俗称“灶披间”，用作灶间和浴锅间。灶披间一道后门朝向雅浦河打开，这是我家用作日常进出走人的，后来搞新农村建设，街镇上统一门牌，一块“东街二六六号”的牌子就钉在了这门上，而此时我家老宅早已空置多年。

祖父大致是六十岁上从药店退休的，此后的二十几年，人们白天里由北沿河来去经过，从始终开着的后门往里稍加留意，就见“后门堂”的深处头外脚里搁着一张竹躺椅。或者祖父躺着，白发的头顶上



武进雪堰桥东街二六六号朝西向。



武进雪堰桥东街二六六号朝东向。

面举着一张报纸；或者祖父不在，躺椅前靠着灶间门槛的搁脚凳上要么放着他的宜兴茶壶，要么放着他的水烟筒，要么什么都不放。搁脚凳是用一只药柜抽屉钉几块木板做成的，这是我家的仁济堂药店公私合营后家里仅余的几样有关物事，大家从来都不经意，后来才知道，这是老红木的。

所谓后门堂，就是进后门的一块空处，祖父的竹躺椅靠住南墙，搁脚凳往里就是灶间，灶间进门的右首也就是南侧又有一门，里面是柴间，也就是祖父躺椅靠南墙里面的一间。南墙相对北墙，也就是东西向摆放的躺椅的左侧，与灶间门直角相邻的，是进去两层楼正屋的“二重门”，二重门两边夹墙，夏季穿堂风直过后门堂，祖父躺椅的所在是最风凉的，哪怕是在最炎热的正中午。

后门进门南首和柴间隔墙的一间就是浴锅间，浴锅间的门就开在祖父躺椅头后侧的位置。这门大幅，门轴脱卸也方便，每当过年请裁缝到家里做新衣了，就会取下做裁衣服的搁板用。所谓浴锅间，也就是洗澡间，我们方言的说法叫作“浴锅头”，而相应的厨房间就叫作“灶锅头”，柴间则叫作“柴间下”。浴锅头果真是砌有一只大锅的，大锅底下有灶膛，灶膛口就设在后门的进处，烧火就一张矮凳坐在后门当口，火叉不住往里塞草巾。

这种烧浴锅是苏南乡镇的习俗，外来人不明就里会以为就是“烫猪猡”，其实这浴锅水是试着水温烧的，烧差不多了，人就下锅去洗浴。一只锅一个大人基本可以坐躺住，洗着洗着觉得凉了，就喊外面看守烧火的加一个草巾添把火，水温继续加高来。人坐在锅里洗澡，屁股底下正是烧火的铁锅底，光肉碰着热铁肯定巨烫，所以浴锅间都备有一个“乌龟板”。说是乌龟板，就是一个做成乌龟形状的椭圆木垫板，入浴就往屁股下面一塞，由此便能隔绝下面的火烫。

烧火的灶膛紧靠着西北角出烟囱，浴锅紧靠烟囱角落有个下水的窰道，一个“木拗斗”（带个拗柄的木盛器）就在上面扣着。洗澡洗得人多水浑了，后来人可以用它先舀出一部分水去，再加些清水重新烧热来洗，当然最后出浴锅水也要用它。窰道是直通灶下的，灶下自有暗道，直通整个后门间灶间的地下阴沟，由外面驳岸的出口排入河里。

早年间家里拥有独立浴锅的，都是相当富裕的人家，即便上世纪八十年代了，周围邻居家还少有可以在自己家里洗澡的，所以每当逢年过节，人家就会排着队上门来借洗浴。规矩都是白天劳动黄昏以后，拖家带口老老少少一起来，来时总要带上两三捆稻柴，有一两捆是烧火必需的，余下就是作为谢礼送给我家。我家都是所谓“市镇户口”，不在生产队种田，就缺烧火稻柴，往往也就靠此累积一些。母亲一直津津乐道的是，有年锡剧名角来街上演戏，剧团也都是跑到我家来洗澡的。

跟现在人家的卫生间布置类似，浴锅间大半砌着半身高的锅台，立脚的空处靠南墙日常就放一只粪桶，粪桶是加着两个半只桶盖的，也就派作厕所用。这粪桶跟私房用的马桶不同，也大也容得下污物，我家一般就是白天集体用浴锅间的粪桶，晚上再是各房用马桶用痰盂夜壶。母亲一早起床就要搪马桶搪痰盂夜壶，然后一齐放天井阴晾，午间收回房，一天都不用。而被用上了一个白天的粪桶则是傍晚搪洗，然后搁回浴锅间一夜空置。一方面昼夜轮换比较清洁，一方面也减轻了母亲的劳动。

粪桶搁着盖不招苍蝇不透异味，用时只要掀开搁屁股的前盖，坐上候屎候尿也是舒服。当然喽，早间粪桶里货色不多，坐着没有多少臭气色，到了最后的晚间，大半桶内容就十分奇异了，所以小孩子慢慢都长经验，每当这时就要先安两张草纸水面垫着，如此一通方便妥帖。在粪桶边的锅台上总放置一个长方形木龕龕（木盒），四面托底没有盖，里面就放存擦屁股的草纸。草纸都是祖父裁的，有时用些祖母自街上烟纸店买回的黄草纸，粗糙细洁不等；有时祖父就节省，利用我们的废作业纸还有母亲学校的废考试纸一类，印刷的纸张都是干硬，光滑不吸水。

单扇的后门对河朝西，往里推进就靠住北墙，和浴锅间的灶门正对。门后挂一架木梯，木梯这一块是上空的，能见望砖（铺在屋椽上顶瓦的小薄青砖）木椽的屋顶，也是整个灶披间山字型的屋脊最前最下端部分。浴锅间柴间相间的墙壁再向上，就是阁楼的木板壁，阁楼门紧着北墙朝后门口洞开，半墙腰挂住一只木钩的木楼梯取下，转





后门堂。

过靠住阁楼门就可以上人。阁楼上往年就堆杂物，平常没事少有人上去，我自己计算的话，这辈子上到上面总共也不超过十次。据说上世纪那三年饿肚皮的时候，家里就在上面藏了一个米囤，有年端午还靠着米囤底残余的一点糯米，全家好好吃了一顿。再有就是“文革”武斗，祖母把邻居陈家老大在上面藏了三天，躲过了革命敌对阵营的追杀。我后来见到阁楼上基本空出，偶尔就是人家来借浴锅洗澡，送的稻柴捆数多了，柴间搁不下，就将一部分转移到阁楼上去。

老宅是青砖砌的，外墙都抹石灰，年数久了颜色青灰，很是古意。屋子里墙早些年一直都没抹灰，后门堂墙壁也只袒露青砖，只有七十年代改建的浴锅间倒是粉了白墙，光洁亮丽，好似现在卫生间都用白瓷砖。浴锅间改造是那年开河（开挖河道），武进港雅浦河都要拓宽，工程设计就把我家所在的河东侧给征用了，往里开挖了数米。我家灶披间后门堂这一间原先建造时就没有跟三间正屋的西墙找平，而是分外刺出一截两米余的老虎尾巴，最早的后门间就从南面挡住正屋的外墙，当然还是有些风水之说的。

一道官令下来，原本房前沿河五六米宽的堤岸都要退缩，不仅将祖母原先篱笆的一块河岸菜园挖去，而且驳岸直达了我家后门口。总不能一出门就下河吧，协商下来，只有把那截戳出的老虎尾巴给拆除，后门找齐正屋的西墙重砌，浴锅间也退缩一段重建。这里就露了我家房屋的一个隐秘，原来祖父造屋之时，在浴锅间和柴间之间分外设了一层隔墙的，动荡年月专门用来藏人藏物避难，暗门就设在柴间靠西墙最隐秘的角落。好在后来一直太平，太湖里再不出强盗土匪了，这老虎尾巴一缩进，恰好可以借用隔墙的一点面积，重新布置浴锅间的必需空间。于是三间正屋外加一间披间，到此就四四方方的找齐了，紧靠着河驳岸两米有余，高高竖立在那里。

祖父的竹躺椅一年四季二十几年如一日摆放在后门堂固定位置，后来嫌着门外人来人往观瞧太曝光，祖父就亲手用铁丝扎了个竹栅栏门，靠着后门门轴推拽，人进人出就会嘎啦作响，还起了点防贼防盗的功能。一张躺椅，一个搁脚凳，搁脚凳上下两层空间，祖父放烟放杂物放报纸。躺椅上躺着，抬头就是阁楼粗大的桁条木，还有楼板，都是没

上漆的原木色。祖父在桁条上下钉垂了几个挂钩，挂钩上挂几个竹篮子，篮子里也是零零碎碎的杂物，有些就是长年不动积尘积灰。有一个最里的篮子用得最新鲜，里面总备有个铁盒子或者纸盒子，盒子里都放一分两分五分一角后来一元两元的钱币，那是祖母每天上街买菜找赎回来的零钱，祖父用来应付春秋季节适时必来的上门讨要。

一出凤阳花鼓唱得好，早年间和尚朱皇帝传下的规矩，每到春秋农闲，安徽苏北农人就会结着帮上到苏南的富庶地乞讨，走乡串镇挨门挨户，一根竹棒一个碗，一对祖孙一双夫妻。讨饭讨到后门口了，有得几声叫没得几声唱，祖父耳聋也感觉到了，赶紧取篮子开盒子拿零钱，不笑不呵地将人打发了。有一回晚饭桌上祖父就笑气，说今朝蚀本蚀大了，早起就来了个上门讨，昼间又有来，下昼又有来，这一天就出销了好几笔，这人家都要被讨穷了的。其实家门备零钱防乞讨，也是祖父以前街上开药店行市的规矩，不管是否救人急难，为富者必当的仁行，习惯成自然，年年月月日日如此，多不多少不少多少给个意思。

后门堂外面就是后门口，最早就是土坡河滩头，门口大块空地篱笆围起，祖母作菜地。我最记得夏天，茄子番茄黄花菜丝瓜黄瓜什么都种，有一年还种出了老大一个冬瓜。有一个印象，就是我和二表哥偷来黄瓜，然后躲到老虎尾巴南墙的背角处，坐在那个砖堆上啃得快活。当时我们啃黄瓜位置的正对，就是我家之前专用的码头，家里的吃用都是母亲到河里去提水，父亲回家就是两个桶挑水。以前菜地沿河多种杨柳，那种老朽老朽的短粗干的老杨柳，婆婆娑娑一蓬蓬枝条能侵过半个河面。杨柳的根有一半是没河水的，水下絮絮绵绵会藏鱼虾，父亲夏天下水凉浴，往往就携个脚盆去摸，摸来河蚌总是很多，有时就有长钳的螃蟹。后来开河扒了菜地，拆了后门老虎尾巴，沿河笔直地筑起了石头驳岸，我家的码头自然不存，以后用水直接用个吊桶，站在驳岸上提。

隔条雅浦河和我家后门正对，是雪堰中心小学的大门，母亲后来供职很久的地方，也是我们几兄妹上小学的所在。望近走远河对岸，母亲上班，或者我们上学，就要绕去街心文成桥过河，然后再由北街

一路走回对面。雪堰中心小学一排两层建筑，北向去还有连排平屋，看着就是民国样式，从前算是街镇最好的建筑了，当年国民党大佬吴稚晖牵头捐建的，解放前祖父还是小学的校董。吴稚晖就是雪堰桥本乡本土人，我家东街，他家南街，吴姓自是本土大家，只是吴稚晖后来孤身逃台湾了，以后的子孙一直不得好处，直到七六年以后。我家这河对岸，小学正大门两层楼主建筑的南侧，是一个拱门连着一座水塔，拱门进去就是一条背弄，水塔之下和背弄并列的屋舍，就是雪堰老医院的所在。老医院过去北街一排沿河都是民居，高高低低多是老房子，也都是铺着青砖的老街面，因为老，后来在东南西北街上也显得最破旧。

我们小孩子没事就在后门口玩，张望就是对岸的学校，学校里上课总是书声琅琅，越是齐声朗诵越显天地间安静。然后突然下课铃声响了，对过整个校园里嗡声一片，就是刹那开了锅的，叽喳得无法形容。幸亏是祖父一早耳聋，躺后门堂也不受干扰。我家这边是新起的驳岸，对岸则是旧有的驳岸，到冬天浅水的时候，就能看到对过驳岸的岸脚，是用烧成炭黑的木桩，密密齐排在底下托起的。小学校门口起的驳岸沿河就种一排梧桐，那种所谓法国梧桐，一路向北枝繁叶茂，直到那边的河口转弯。我一直不明白，这小学沿岸都是树，而医院过去的北街直到文成桥街心口，不止两百米远，几乎没种一棵树，一直如此，永远如此。而我家这后门堂出去的后门口，以前还种树，后来起了驳岸就没种树。若干年后镇里统一环境建设，土路一律铺成水泥，就再种不上树了。

## 灶锅头

后门往里正对，就是灶间门。后门是单扇门，灶间的门双扇，两扇都是格子窗的长门，通上通下打开后很是通风透气。祖父竹躺椅搁脚凳紧靠的木门槛进去，右首门推进就是柴间门，柴间门是和灶间门一模一样的两扇门，里面堆放起炉子的木柴或者烧大灶的稻柴麦

柴。灶间里只有南墙靠上开了个小窗，平时柴堆高起，里面就是暗黑一处，所以小时候几个兄妹玩假野猫（捉迷藏），这里也总是个好躲处，有时人藏在其中的草窠，草须痒就一直坚持，半天了谁都找过还是没能找到，自己都快被遗忘在失落的世界，幽闭恐惧症瞬间杀心，于是赶紧闯出去找人，而那头或许已经玩起新的游戏来了。

灶间左首门推进，门后墙上挂了家里仅有的一些农具，无非锄头铁耙镰刀耢头，锄头是空地的，铁耙是松土的，镰刀是割草的，耢头是掘野菜的。我家不种地，锄头和铁耙偶尔家后的一小块自留地使用一下，而镰刀耢头的话，一旦学校里有些学农活动，我们小孩子才得机会利用一把。放农具的杂物角落过去，就是一只小焐窠，焐窠是草扎的，底下坐住一个小竹凳。这小焐窠就是放煮粥的洋镬子保温的，所谓洋镬子，就是平底的铝锅子，家里一般用来早饭晚饭煮粥，一个棉盖子从上焐住，上面再是与焐窠配套的草扎盖子彻底罩住。

小焐窠紧靠着大竹橱。竹橱就是竹制的碗橱，上下两层开门，开门每层又有两格，就是放碗盆碟盏，还有些酱菜的坛坛罐罐。两层底下还有不带门的搁层，也是零里零碎放，长年积尘积灰，有些东西就是放陈年都无人想得起来。同样竹橱顶上也是如此，像所有的家庭一样，都是日用闲置品的搁处，放着放着就忘了，直到每年一度洗竹橱。洗竹橱往往就在农历六月，一年的最炎热天，橱里的东西都撤空了，然后父亲就扛着竹橱下河。竹橱在河里完全浸没泡住，我们小孩子会游泳了也围绕着泡，一下老大的蟑螂就纷纷钻出了，油黑糊糊地在河面上四窜，它们也是天生会游水的。洗竹橱其实就是为除蟑螂，水里泡差不多就往岸上收，浸水的竹橱会很重，但一离水面很快也就泄空，父亲沥沥漉漉再往家里抬，天井里一直阴干到晚上，祖母再将碗碟东西一样样原处归。

竹橱背靠的就是北墙，西侧是小焐窠，东侧就是大水缸，水缸当然是宜兴出的，用的年头长了也黑糊糊。水缸一半是埋地里的，大半出在外面，水缸水始终阴凉。水缸平日就是两片合片的木缸盖盖住，靠墙的一片可以不动，上面搁放几只热水壶，要用水就掀开外面的一片取舀。家里最早吃用就是后门外的河水，用桶把水从河里提来了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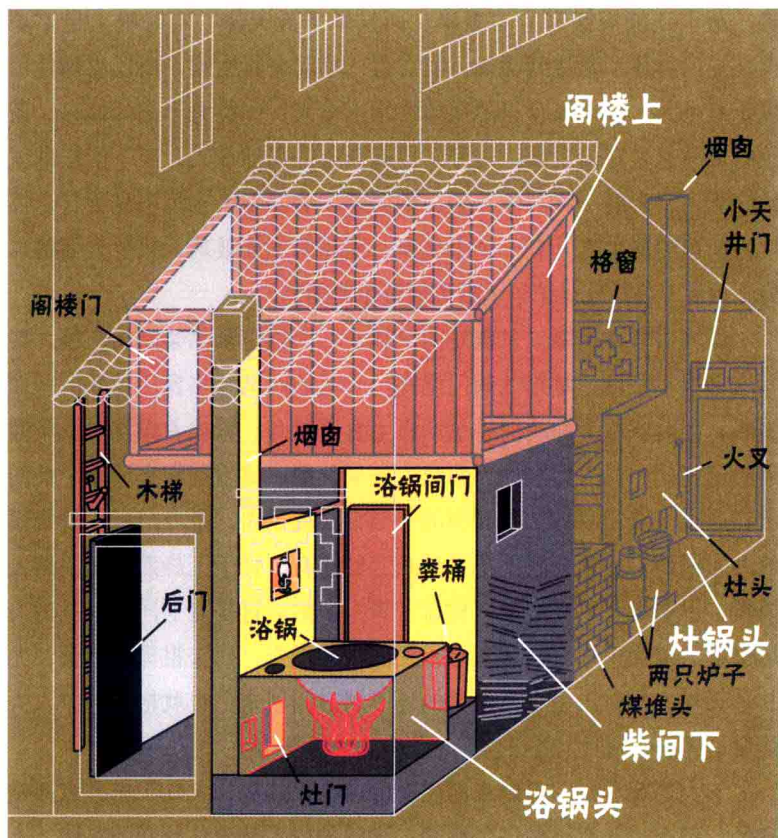


满满一大缸，然后就要用生矾来澄清，生矾搅水里一夜淀底，缸底就是厚厚一层泥垢。水缸墙头专配一根竹制的吸筒，中空两头都开孔，捏住一头的气孔一头触到缸底，然后大拇指一松开，虹吸效应就开始吸入污垢，大致水吸满了，再把气孔一捏，提着一管子水就出了缸，对着面盆里再一松手指，“哗”得一管污水尽出。如此依样多吸多放，直到缸底看着干净，一缸水清爽为止。以后家里开始打井吃水，就再不用生矾了，不过缸底照例时间久了会积垢，所以吸水筒一直派上用场。

水缸一侧是竹橱，一侧就是祖父的竹椅，祖父闲时外面竹躺椅躺躺，烧饭看炉子就坐着这里面的竹椅。竹椅是那种大竹子的圈椅，有后靠有扶手，夏天里阴凉，冬天就垫棉垫子隔寒。祖父退休无事，闲得太过总要找点事忙，所以灶间看炉子成了一天里的要事。一日三餐，菜菜饭饭，新鲜菜主要是祖母炒做，祖父就做中午的饭锅，还有早上晚上的烧泡饭，还有热剩菜，其实说到底，就是就着厨房这块祖父母一直有时间做伴。厨房里有烧柴的大灶头，还有烧煤球的炉子，大灶头往往逢年过节烧大菜使，平日里一家老小吃喝就用煤炉，水缸和祖父竹椅的对面靠南墙位置，就用砖头搭个浅台，上面搁大小两只炉子。

炉子的外筒也是宜兴陶制的，里面耐火的泥膛用久了就会损坏，到时父亲就从城里带回材料，重新糊膛整饬一番。父亲的工厂是铸造厂，有得是烧铁水锅炉的耐火泥。每天里两只炉子同时在使用，一只始终半封着，上面总坐一只水壶滋哩哩地冒气发声，一只总有烧这烧那，或者说是热这热那，两只炉子有忙有闲相得益彰，就像每天围绕厨房间团团转的祖父母。炉子烧的是煤球，有时是镇上煤场产的蜂窝煤，有时就是一个个圆圆兜兜像小鸡蛋的小煤球。有时祖母索性从供销社买煤灰，回家挑个大好晴天，用只专用的陶制坦缸，用水将煤灰拌了，然后就着空地做煤球。

工具就是一把吃饭用的小铁调羹，勺把上缠起一根木棍作为长柄，手持着舀起一勺子湿煤泥，往下一筑就一个整煤球。做煤球如同做馄饨饺子，边上也要备一只水碗，舀取煤泥前先将调羹在水里湿上



灶披间全景。

一湿，如此舀取的煤团筑下就容易脱落，而且表面光滑好看，跟煤场机做的煤球就类似了。做煤球的工作一直由祖父来做，后来我们长大了，也帮着做，不过一些和水调灰的工序，祖父始终还要在旁监工。坐着张矮凳，对着一只坦缸，边上预备七八个藤萝盖，一勺勺煤球就往藤盖上筑，横竖个挨个排列整齐，就跟做好的馄饨饺子差不多。七八个藤萝盖，几百个煤球都做好了，就找着太阳底下晒，碰到突然下雨了也方便赶紧收，终于晒干了，就簸入灶间的煤堆储藏起。

煤堆的所在就在两只煤炉边上，紧靠着南墙祖父用砖三面垒起个一米见方的储仓，煤球就从上面的敞口倒下，平时上面也是木板盖

着，板上还能搁锅啊盆的零碎。两只炉子天天烧，有时晚上也不熄火，炉门封住了坚持到明天，就省得一早起来再生火，所以煤球使用量始终很大。所以煤仓里的煤始终常出常入，保持大半满的储存。新做的煤球总是在最上面，用亏了再有新做的煤球加入。底下的煤球就始终陈年，有时一陈若干年去，如同茅坑底的石头永远不见天日。煤堆头南墙的侧上方开有一个小气窗，深深的不装玻璃，只要外面的风势不倒灌，往往就是炉子上炒菜能够走油烟的。

煤堆头背靠南墙，东侧是两只炉子，西侧是紧靠柴间的东墙。柴间这堵墙不是墙，是跟灶间门柴间门一式的四扇长格窗门挡起的一面隔断，隔断就跟上面的阁楼东墙直上直下找齐。紧挨着煤堆以及柴间隔断的就是一只大焐窠，大焐窠也是草扎的，比较起和它隔着个灶间进门通道南北相对的大竹橱旁的小焐窠，就是大，是专门用来放烧饭的大坦锅的。大焐窠底下是拿砖筑起的座台，炉子上烧熟的饭锅端入焐窠，上面也要用一个大圆棉盖子覆上，然后再是盖上同样草扎的大焐窠盖。每天中午做锅饭就是祖父的主要工作，回头祖母炒了菜，尤其冬天里，一时出门上班上学的还不到时间回来，也就把菜碗放入大焐窠里保温，到时上餐桌就完全能吃到热饭热菜。

与大焐窠和柴间隔断东西相对的就是大灶头，大灶头也是东西横砌的，整个形状有点像三角钢琴。琴键的位置就顶住灶间的东墙，上面是砖砌的格窗，透光也通风。琴的直角面是烟囱灶墙，烧火灶门的所在，灶墙的里外两面都挖有方正的龛台，可以放酱油调料瓶，有人家也用来搁灶神，在没有电灯的年代，也用来搁煤油灯。琴的圆兜面就是置锅的灶台，我家用的是两眼灶，两口大锅东西并排，锅与锅之间靠灶墙处还砌有一个置入灶膛的汤罐，汤罐里能够蓄水，底下一烧锅，汤罐水也跟着热了，炒完菜以后洗锅子，这热的汤罐水就能够作为刷锅水。

祖母上灶台炒菜的位置就在琴的圆兜部分，也就是祖父竹椅放置的里档。我家的灶台砖砌白石灰敷面，灶台沿是一色的大青砖，用的年数久了，青砖变成了黑砖，不过祖母抹去抹来还是很光洁的。灶台的里档靠东墙窗底是个空间，祖父一边靠北墙砖垒，一边就着灶头平



搁起木板，上面又可以放一些坛坛罐罐。木板的底下也是就着地面用砖挡起一个浅浅的灰堆，灰堆用的灰就是锅灶灰，新鲜的咸菜用小坛子封了，就倒置半埋在灰堆里，隔绝空气好咸菜方能成。

而灶墙的背后，灶门烧火的所在也是个通道空间，就是两只靠南墙的炉子的东向过去，东墙上开了道小门，出外就是小天井了。这小门最早起新屋时是没有的，只是后来开河了，被迫拆了后门的老虎尾巴，政府把小天井的面积作为补偿，一面围墙拦起来，才又开起了这道进出门。小天井里真的开了口井，灶间一切的洗用也都就近便利，祖父母每天进进出出也是忙的。这道门也通气通风，炉子上做饭做菜还照亮，往往小天井里一阵风吹进，便把灶间的饭香菜香吹活，由里面的灶间门直吹出去，经后门堂出后门，直飘到后门口的沿河各方向去。

祖父的竹圈椅背靠着灶间北墙，右首邻着水缸，前侧靠着灶台沿，灶台上往往搁他的水烟壶，就此掌控着整个灶间。对了，祖父抽水烟需要用黄纸搓成的点烟的纸媒头，抽水烟是一管一管的烟丝，往往吸掉一管要再点烟。抽水烟一根纸媒头就捏在手头，纸媒头一头红红的火点始终冒着细烟慢慢媚着，要点新烟时祖父拿嘴照着火点“噗”地一吹，那火点顿时燃着起火，就着烟管将烟丝点着，随即一口气又把纸媒头的火吹熄，那纸媒头再又一个红火点丝丝地媚着。一根一尺长的纸媒头，吹起又媚，媚着又被吹起，祖父一管一管地吸烟，也总能使上个把钟。一刀黄纸都太不值钱，一张黄纸卷起的纸媒头比起用掉半包火柴总要省钱。祖父黄纸搓起的纸媒头也有个固定容器，一个类似于筷筒的竹筒子，平时就十来根纸媒头筷子般密密撮，挂在大竹橱的靠水缸邻墙一侧。

灶间下就是祖父母一天里最为待住的地盘，祖父看炉子，祖母做饭菜，灶台炉子焐窠竹橱水缸圈起中间一小块青砖的地心，两个人就从早到晚围绕着团团转。柴间和阁楼的东墙一直竖到屋顶，之外灶间的头顶空间就是和后门进门口一样的赤裸屋顶，抬头望见就是大圆木的桁条，桁条间排排搁起小圆木的椽子，椽子间又是个挨个铺起一块块青色的顶瓦望砖，整个空间就此大而通风，不容易受着烧灶的潮湿。这屋顶还开了孔透光的玻璃天窗，早年间就是为了防贼翻屋头进